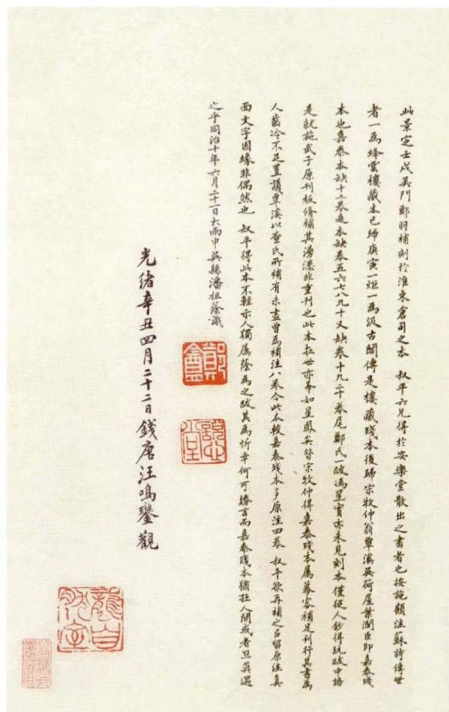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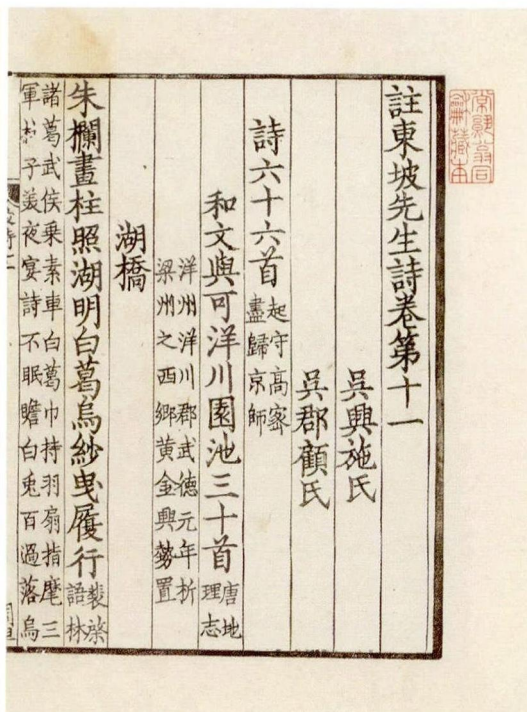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注东坡先生诗》翁同龢题跋



《注东坡先生诗》潘祖荫题跋



《注东坡先生诗》

## 翁同龢和潘祖荫的藏书交往

..... 孙迎庆 / 文 .....

明代著名藏书家唐寅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，因此刻藏书印“惟庚寅吾以降”，同府同一年生的还有文徵明。后三百六十年，到清宣宗道光十年庚寅，苏州府又降生了两位与唐寅、文徵明齐名的士林魁首，他们同年跻身翰林，一个是翁同龢，另一个是潘祖荫，时称“翁潘”。关于翁同龢和潘祖荫交往，王伯恭《螭庐随笔·潘、翁两尚书》一条云：“光绪中，吴县潘伯寅、常熟翁叔平两尚书皆以好士名。潘公断断无他，尤为恳到，翁则

不免客气。潘公不好诣人，客至无不接见，设非端人正士，则严气正性待之；或甫入座，即请出。翁则一味蔼然，虽门下士无不答拜，且多下舆深谈者。此两公之异也。”王伯恭不但详细描述潘、翁二人待人接物之态度，对二人的不同性格也有很重要的记述。

翁同龢（1830—1904），字叔平，号松禅，常熟人。平生喜藏书，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，陆续购进许多好书。寓居京师时，左图右史，典籍充栋。藏书室有“一经

堂”、“韵斋”，在家乡祖居有“宝瓠斋”，自己筑有“瓶庐”。卒后，藏书中的精品悉归翁之廉珍藏，秘不示人。潘祖荫（1830—1890），字在钟，号伯寅，亦号少棠、郑盦。吴县人。所藏图书、金石甲于吴下。著有《滂喜斋读书记》，著录141种宋元刻本、明初本、日本、朝鲜刻本。光绪间，与江标等人先后刻有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，叙古书源流较详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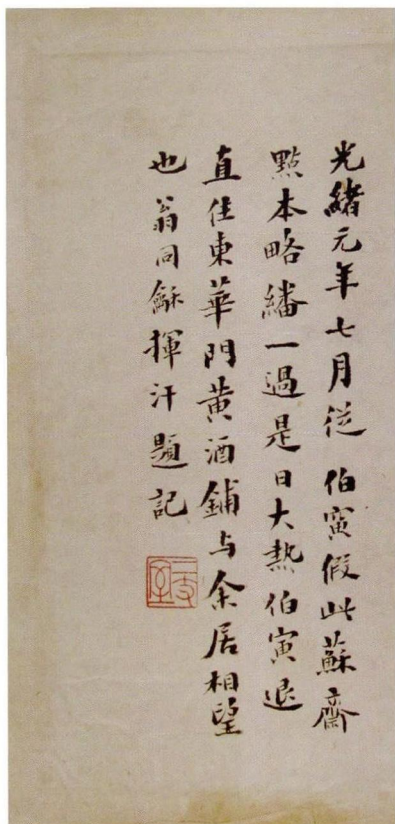
翁同龢十六岁到苏州府学紫阳书院读书，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未来政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，如潘祖荫、

洪钧、吴大澂、陆润庠等，其中潘祖荫更成为终身的挚友。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，潘祖荫突然去世，翁“徒步往哭，通夜不寐”，表现出翁对潘的留念伤感之真情，并着挽联：“金石录十卷人家叹君精博；松陵集两宗诗派，剩我孤吟。”“金石录十卷人家”，是潘祖荫的一方闲章，潘祖荫一生钟情金石，雅好碑帖，在京华名士中，有精且博的美名。关于翁同龢和潘祖荫的交往，文献记载和坊间流传很多，但他俩在藏书交流方面的文字较为零星，现以翁同龢和潘祖荫藏书题跋为例，讨论他们俩在藏书方面的交往和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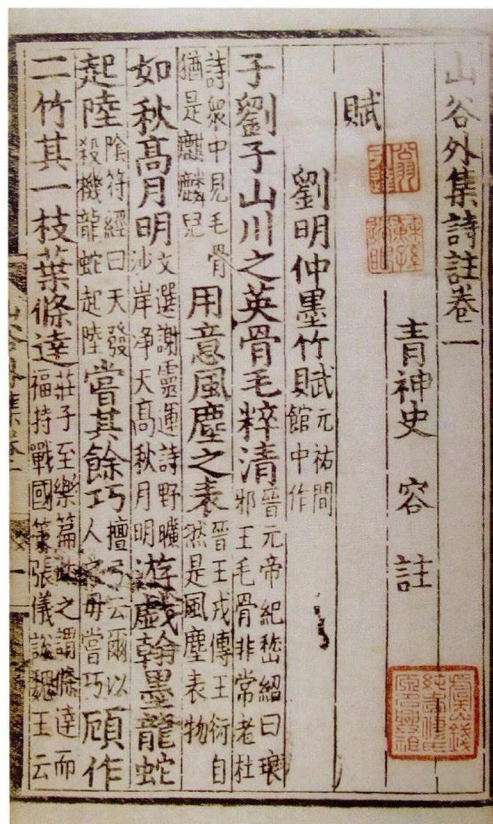
### 宋刊本《注东坡先生诗》

同治十年（1871）翁同龢以二十金购得宋刊本《注东坡先生诗》，此书原为清宗室允祥“安乐堂”旧藏。光绪末年以后的近百年间，此书一直未再露面，学术界一度以为它已毁于战乱。直到20世纪末，世人才知道，此书在解放前夕由翁同龢后人带往美国。2002年，这部翁氏秘藏五世的《注东坡先生诗》，随同其他翁氏藏书，由上海图书馆斥资450万美元购得。

在此书第四十二卷后，翁同龢跋曰：“曩尝于叶润臣家，得见嘉泰本《施顾注苏诗》，叹为环宝。一日坐殿庐中，桂侍郎以怡邸残书见视，忽睹此本，以二十金购之。前后缺八卷。此虽景定补本，然字画清劲，粲若明珠，恐人间无复数本矣。同治十年伏日早退，题于东华门酒家。”从跋语中可以看出翁氏对此宋本的喜爱，“叹为环宝”，并称“恐人间无复数本矣”。翁同龢得此书后不轻易示人，独囑潘祖荫为之跋，可印证彼此深厚的情谊。潘祖荫跋曰：“此景定壬戌吴门郑羽补刻于淮东仓司之本，叔平六兄得于安乐堂散出之书者也。按施顾注苏诗传世者，一为绛



《山谷外集诗注》十七卷 宋黄庭坚撰 明弘治九年陈沛刻本 翁同龢跋



《山谷外集诗注》十七卷 宋黄庭坚撰 明弘治九年陈沛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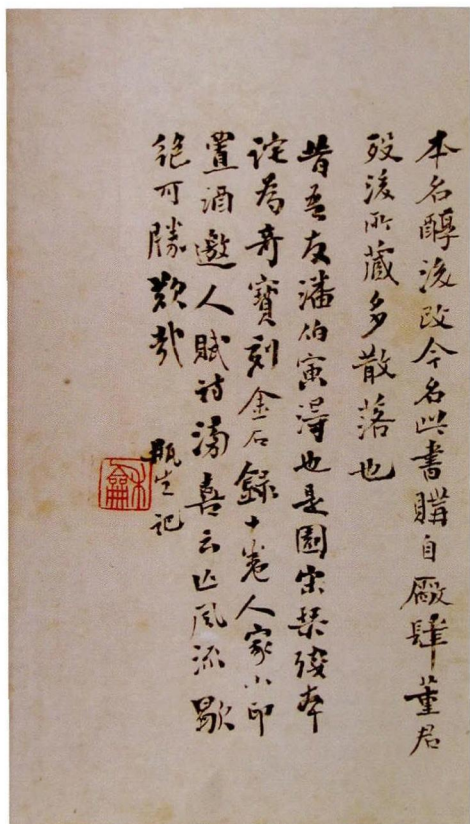
云楼藏本，已归庚寅一炬；一为汲古阁、传是楼藏残本，后归宋牧仲、翁覃溪、吴荷屋、叶润臣，即嘉泰残本也。嘉泰本缺十二卷，是本缺卷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又缺卷十九、二十。卷尾郑氏一跋，冯星实亦未见刻本，仅从人抄得。玩跋中语，是就施武子原刊板修补其漫漶，非重刊也。此本在世亦希如星凤矣。昔宋牧仲得嘉泰残本，属幕客补足刊行，其书为人齿冷，不足置议。覃溪以查氏所补有未尽，曾为注八卷。今此本较嘉泰残本多原注四卷，叔平愿再补之，以留原注面目。文字因缘，非偶然也。叔平得此本不轻示人，独属荫为之跋，其为欣幸何可胜言，而嘉泰残本犹在人间，或者旦暮遇之乎。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大雨中吴县潘祖

因识。”潘氏在跋语中对此书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：“此本在世亦希如星凤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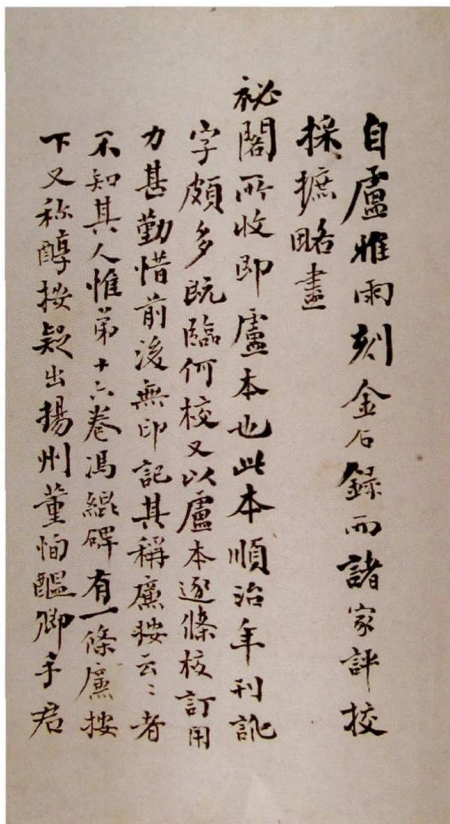
### 《山谷外集诗注》十七卷 明弘治九年陈沛刻本

是本为翁方纲手批本，封面题《山谷外集诗注》十七卷，宋黄庭坚撰，宋史容注，系明弘治九年陈沛刻本。钤“翁方纲印”、“秘阁校理”、“叶志诜”、“东卿过眼”、“伯寅藏书”、“二支室”、“钱学修图书印”。末页有翁同龢跋语，云：“光绪元年七月，从伯寅假此苏斋点本略翻一过。是日大热，伯寅退直，住东华门黄酒铺，与余居相望也。翁同龢挥汗题记。”当时潘祖荫下直出东华门，必至小合兴酒馆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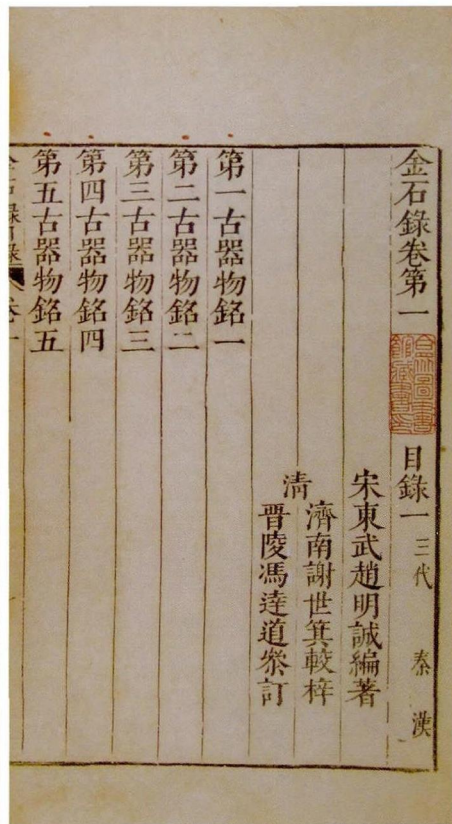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金石录》三十卷 清顺治七年  
谢世箕刻本 翁同龢跋



《金石录》三十卷 清顺治七年  
谢世箕刻本 翁同龢跋



《金石录》三十卷清顺治七年  
谢世箕刻本

饮，此馆得其墨迹最多。潘祖荫《滂喜斋藏书记》卷三著录此书，作“明刻本”，为一函四册，此六册，当重新装订之故。从翁同龢跋语可以看出翁同龢和潘祖荫之间书籍借阅是经常性的。

### 《金石录》三十卷 清顺治七年谢世箕刻本

潘祖荫所藏的宋刻《金石录》十卷，尽管不是全本，人们都称为奇书、人间孤本。收藏者都镌刻了一枚“金石录十卷人家”小印，钐于书上，潘氏也不例外，请金石名家赵之谦为其刻“金石录十卷人家”长方细朱文印，边款为“壬申春，搗叔为郑奩作”。潘祖荫《滂喜斋藏书记》金石录条云：“此即《敏求记》所称冯

砚祥家本也。乾隆间归征江玉屏。赵晋斋魏得自江氏，又自赵氏转入芸台相国家、继入玉雨堂韩氏。同治十年、遂归滂喜斋。冯氏初得是刻、镌一印曰‘金石录十卷人家’。其后江氏、阮氏、韩氏递相祖述、皆有是印。翁覃谿、江郑堂、洪筠轩、顾润苹、姚子章、汪孟慈、沈匏庐皆有题词。后补政和刘跋一篇、则余蓉裳所手录也。鉴定印记累累，异书到处，真如景星庆云，先睹为快。赵氏原本三十卷，此仅十卷。苏斋老人以为南宋坊贾刻、其有题跋者是也。藏源流及与今本异同，详见诸家跋，并录与后。”潘祖荫详细叙述了宋本《金石录》流传递藏。

翁同龢家藏《金石录》三十卷，为清顺治七年谢世箕刻本，其在题跋

中写道：“自卢雅雨刻《金石录》，而诸家评校采摭略尽。秘阁所收即卢本也。此本顺治年刊，譌字颇多，既临何校，又以卢本逐条校订，用力甚勤，惜前后无印记，其称‘廉按’云云者，不知其人。惟第十六卷《冯瓠碑》有一条‘廉按’下又称‘醇按’，疑出扬州董恂醞脚手，君本名醇，后改今名。此书购自厂肆，董君歿后，所藏多散落也。”后又题跋：“昔吾友潘伯寅得也是园宋槧残本诧为奇宝，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，置酒邀人赋诗滂喜。滂喜云亡，风流歇绝，可胜欺哉！瓶生记。”翁同龢所藏虽不是宋刻本，但校勘认真，并对好友潘祖荫藏有宋本《金石录》“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，置酒邀人赋诗滂喜”的艺术雅趣非常了解。